



小红发屋

□王小鸥

成都的冬天，今年很冷，浅蓝色的天空亮着银色的光团，瓦上晶莹剔透的冰凌与之交相辉映，一条清冷的小巷单独收留了我。巷子的两旁，林木匀净还有绿意，铺面五花八门，每家都塞满了心事，是他们和我的心事。远处的河水公园，飞来几只白鹭，它们盘旋在天空，无意间划伤了我的心。这冬天里的精灵，白纸折叠出来的飞翔梦，勾起我对时光的追忆。

1

寒风凛冽，肚子受凉有些坚持不住，情急之下，我冒失地进了一间发屋。“有卫生间吗？”其实在推开门的刹那，我就发现了左角处隔出来的袖珍小屋，经验告诉我，那就是我要找的地方。出于礼貌，我还是问了问起身迎接的店主。

“有，进来嘛！”声音轻柔温婉。一位年轻的女子，起身笑着。我径直奔向卫生间。“哦，大哥，灯在右侧，自己开哈！”女子又追着添了一份热情。

出来后，我才发现这间不太宽敞的发屋在装饰上很用心，暖暖的米黄色点缀着缤纷的花瓣，空调、毛巾消毒柜、平躺式洗头床安放整齐，座椅和墙壁上的镜面整洁，地面也不见多余的杂物，靠墙的角落还有两盆开着花朵的倒吊金钟，整个屋子散发着淡淡的香味。

“喝杯热茶吗？自己用甘蔗和桂圆红枣熬的，没有加糖。”女主人笑靥如花。

平时话多的我，木讷笨拙地点着头。“加糖吗？”

“哦，不不，不加！”

“其实我是不加的，怕客人需要！”她从沙发上起来，招呼我坐下来慢慢喝。

此时，我才听见屋内还有轻声播放的歌曲。“没有承诺，却被你抓得更紧，没有了你，我的世界雨下个不停……”

这首歌曲《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》，是我再熟悉不过的了，35年前的拉萨往事又历历在目。

2

那是一个落叶的黄昏，正如我逐渐

枯萎的情绪。那时，西藏通信落后，与内地朋友交流主要靠书信。枯燥的生活，更加渴望有亲人倾诉，但最该来的书信，已经连续两个月没有盼到，我像个病人一样，身体一天一天被掏空。

出了居住的大院，漫无目的地行走在金珠东路上，到了河坝林，街道更加冷清僻静。正当我想要返回时，突然流行歌曲《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》在耳边响起，我止步在“小红发屋”的门口。

“理发吗？请进来坐嘛，外面风大！”招呼我的女子二十来岁。在拉萨，季节交替时风沙很大，紫外线又强，眼前这么水灵漂亮的姑娘，很难遇见。我想，对于一个寂寥、孤单的人，这间发屋应该是上天赐予的吧。

“我才开不久，妈妈和哥哥在市场卖菜，我不喜欢起早贪黑，也不喜欢喧闹嘈杂的环境。”她很有趣，直白和真诚让我感动。

“你应该算是第十六位客人，我收费不贵，剪洗吹一个流程下来大约半小时，10元钱就够了。手艺不满意，以后你就不要来了。还有，卫生方面请放心！”她话很多，不由得让我联想到信里的她，每封来信都会迟到，而且面对我信中六七页的内容，她的信从来不满一页，这极不公平的情感交流让我懊恼。眼前这位姑娘，分明是一只单纯且欢快的小鸟，说起话来叽喳个不停。也许是我过分炽热的眼神，让她脸上泛起了红晕，扭头停在一旁低头不语。

她理发的手艺好得让我吃惊。她不急不慢，像是在做一件精细的艺术品，她的手似兰花，唇如桃红，眼睛清澈透亮，口里像是含有仙气，理发完后顺着颈部反复吹上几口，我浑身舒坦。

3

后来去的次数多了，我才知道她叫小红，重庆忠县人，家里还有个弟弟要读书，她和哥哥只能辍学挣钱，帮父母供养更能读书的弟弟。

不久，她的发屋几乎被当兵的“承包”了，当然他们都摘下帽徽和领章，军人是不允许在外面理发的。每到周末，门外的长凳就没空过，有的直接坐在旁

边的石头上，明知可能要白等一天，但就是不愿离开。

小红天天都

希望见到我，

每次见面，她

脸上都会

泛起红

晕。在我的

记忆中，

她从没拒绝

过我的邀请，偶

尔晚上还会陪我到

“雪域歌舞厅”或“迎宾馆”去跳舞。我的办公室和住宅区她都去过，每次她都主动帮我收拾得干干净净，包括我的被子和放在床下的鞋子、衣物。家里的吊金钟和海棠花经她护理后，长得花繁叶茂，战友们无不称好。

交往大半年，我一直沉浸在美好的时光里，当然也想过很多，正是因为想得太多，那句话一直憋在心里。我没有发现她的哀怨，忽略了她的多次暗示，当我醒悟时，她已接受了一位汽车老兵的追求，一切都终止于她妈妈病重那天，而我恰恰去了成都出差。

4

“没听说吗？梦境往往破碎在高潮时。”发屋的女主人一句玩笑话，把我拉回了现实。

“人生嘛，总是在不断取舍，也许她就是山中的一朵花，你是偶然路过，她并不属于你。无常才是常态，要学会忘记，随遇而安，伤得最深的往往是自己。”她像个哲人，几句话让我沉默不语。

从拉萨河到了河水公园，人生的列车早已驶过了进站口，我的怅惘和寻找有些自寻烦恼。而今在这间发屋的美妙相遇让我明白，生活总会在不经意间给予我们温暖与慰藉，那些看似平凡的瞬间，或许就是我们心灵的港湾。它们如同岁月的灯塔，在人生的长河中闪烁着温暖的光芒；又似河畔的蜡梅，留在记忆里朵朵迎霜开放。

（作者系《西南作家》杂志社执行主编）

“猴司令”和他的猴儿们

□罗安会

在江津区川黔渝交界处，是大娄山北翼余脉四面山。四面山峰峦叠嶂、云雾缭绕，有大量珍稀濒危植物和野生动物。山里的卧龙沟花果山，植被茂密、空气清新，十分适合野生猕猴的繁衍生息。在卧龙沟，“猴司令”周焱光与猴子形影不离。

10年前，周焱光来到卧龙沟，接了上届“猴司令”的班。这些年，随着四面山生态越来越好，猕猴繁殖迅猛，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打卡。维护好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、管护好这些猴儿们，就成了一件重要的工作。

最吸引眼球的是一年一度的猴王争霸赛。初冬，是猴王争霸赛的重要时间节点。10年来，“猴司令”巡山时见过两次，那场景精彩无比：它们打斗激烈，互不相让，“山中无老虎，猴子称霸王”名不虚传。

猴子通灵性，它们记住了友善的人类。新猴王一产生，就会得意洋洋跑到“猴司令”那儿去邀功庆贺，要美食奖励……

秋阳照耀下，龙潭湖水清澈而宁静。这里是卧龙沟西岸，也是野生猕猴族群的聚居地，猴儿们在此集会、吃食、玩耍，如同一群翻滚跳跃、顽皮捣蛋的孩子。见游

客乘船抵达，十来只猴子静静地蹲在湖边围栏上，貌似在欢迎游客的到来。可不经意间，猴子会飞快跳起实施“偷袭”，两位女士衣袋里的饼干、糖果瞬间便被掏走，引来连声尖叫，它们则若无其事撕开糖纸啃吃起来。“猴司令”夫人小张厉声一吼，吓得顽猴们一溜烟跑了……小张笑道：“猴子只抢食，不伤人。”游客也幽默：“哈哈，一看就是你们宠出来的。”

此时，小张从家中端出苞谷籽，“喔豁喔豁”一声声呼唤，猴儿们从高山峻岭间顺着崖石、藤蔓、树枝快速攀爬下来，飞快地捡拾着食物。一只健壮的猴子坐在溪边峭石上，眼光犀利，不怒而威，睥睨群猴。姬妾儿女们侍卫左右，那排场如帝王一般。

小张介绍，它就是蝉联三届的猴王，是族群中至高无上的王。

小张就在四面山长大。8年前，她与周焱光喜结连理，升格为“猴司令夫人”。两口子在此安营扎寨，猴儿们也在他俩庇护下繁衍生息。夫妇俩很快掌握了猴儿们的生活习性和活动规律，猴儿们也很快习惯了他们的声音、语言及手势。当然，猴王最受优待，吃独食的时间多。

当年，周焱光到卧龙沟时，这个猴群

只有80多只猴儿，而今已有380余只，成为了四面山最大的猴群。

与苞谷籽相比，猴儿更喜欢面包、饼干、糖果和花生。为防止意外，来此游玩的游客不允许携带挎包。旅游区每个月给猴子8斤粮食，只让猴儿吃7分饱，让它们上山找野果、树叶、草根和草籽吃，这样才能保持它们的野化。

冬天，花果山白雪皑皑、银装素裹，大小猴儿在冰天雪地里很少活动。越冬期间，“猴司令”会给它们多增加2斤粮食，帮助猴儿们平稳过冬。

平时巡山，发现猴子被藤蔓或树枝缠着，他们立即上前解救。在“猴国”里，有些三只脚的、缺耳朵的、瞎眼的猴儿，它们大多都是猴王争霸的残兵败将。尽管如此，每年的猴王争霸赛仍会如期而至。

前不久，之前的猴王败下阵来，新猴王诞生了。在猴群簇拥下，新猴王在猴园溪水边亮相，它享用着“猴司令”赏赐的香蕉、西瓜、红苕。

“猴司令”夫人端出苞谷籽，隔着铁丝网一声吆喝，随后将苞谷籽撒向溪边、坝子。猴儿们从森林中狂奔而来，奔向美食……

（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）

重庆晨报
《黄葛树》副刊
征稿启事

重庆晨报推出《黄葛树》文史副刊，内容立足重庆本土、放眼全国，刊载历史人物、今古故事、史料秘闻、考古发现、神话传说、事件亲历、市井谈资等人文地理纪实类稿件，欢迎赐稿。来稿时请注明通信地址、真实姓名、作者单位、手机号

码、身份证号、银行卡号、提供银行卡开户行等。

文史类投稿邮箱：
cqcb2023@sina.com
故事类投稿邮箱：
cqcbgsh@126.com